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十三

起元封二年盡天
漢二年凡十一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

元封二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還視祠泰一以拜德星師古曰拜而祠之加祿爵春正月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

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時歲旱天子旣出無名乃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杜佑通典萬里沙在萊州掖縣界

補註萬里沙在萊州府城東北三十里

夏四月還過祠泰山

補註此泰山卽沂山帝以其卑小不稱其聲乃

令禮官祀之而不封焉

初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不復塞梁楚之地尤被

其害是歲上使汲仁郭昌二卿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決天子自

泰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

負薪卒填決河築官其上名曰宣防宮

補註宣防宮在大名府開州西南二十五里

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游漁志禹導河自積石懸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於是禹

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滿楫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壞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洛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勃海

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而梁楚之也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漯耳

地復甯無水災 上還長安 初令越巫祠上帝百鬼而用雞卜

據俗用雞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史記正義曰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祝願訖卽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

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疑卜南人占法以雄雞雞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撲雞殺之拔

兩股骨淨洗線束之以竹筴插束處使兩骨相背於筴端執竹再
視左骨爲最微我他右骨爲人人所占事也視兩骨之側所有細
數以細竹筴長寸餘編插之斜直偏正各隨竅之自然以定吉凶
決有十八變大抵直而正或近骨者多吉曲而斜或遠骨者多凶
亦有川雞卵卜者握卵以下書於殼計其四維爻熟橫是時既
載祝當處辨妙中白之厚薄以定吉凶○筴音亭是時既
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
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上信之越祠雞卜自此始
時越巫能咒人令死董仲舒數以爲言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
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詛之不能傷而越巫忽死 公孫卿言
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甘泉作益壽延壽觀應
曰蜚廉神禽名能致風氣晉灼曰身如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
如豹文桂觀漢志作桂館師古曰蜚廉扶飾益壽延壽四館名
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莖臺通天臺在甘泉宮漢舊
儀曰臺高五十丈去長
安二百里望 置祠具其下更置甘泉前殿益廣諸宮室 初全燕
見長安城

安二百里望

置祠具其下更置甘泉前殿益廣諸宮室

初全燕

之世嘗略屬真番朝鮮

徐廣曰遼東有番汗縣應劭曰元菟本真番國漢晏曰朝鮮有溟水洌水泲水三水

合爲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括地志高麗都平壤城本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番音潘訕音仙 爲置吏築

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溟

水爲界

班志溟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縣西入海水經溟水出樂浪縣力縣東南過臨溟縣東入海鄒道元註曰衛滿

自溟水而至朝鮮若浪水東流無波溟之理余訪番使言城在浪水之陽其水西流逕樂浪郡朝鮮縣故志曰溟水西至增地縣入

海經誤○溟 屬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音沛派二聲

人椎髻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浪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

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自立爲朝鮮王都王險

韋昭曰王險故

邑名應劭曰遼東有險瀆縣卽滿所都因水險故曰險州臣廣曰王險在樂浪郡浪水之東師古曰廣說是賢曰卽平壤城 會

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

使盜邊諸蠻夷君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

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

臨屯帝後賜爲郡註見下二年

方數千里傳

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人亡滋多又未嘗入見眞番辰國欲上書見

天子又雍闕不通

師古曰辰國即辰韓之國

是歲漢使涉何誘諭

涉姓

右渠終

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浪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辰即

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卽不詰拜何爲

遼東東部都尉

遼東東部都尉尉治武次縣

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

六月廿

泉房中產芝九莖

時芝產於甘泉齋房九莖連葉論衡芝生於土土氣和則芝草生廣命記王者慈仁則芝草生

上爲之下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

賜朕宏休其赦天下

上以旱爲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

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

秋作明堂於汶上初帝

封泰山泰山東北陟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做上欲治明堂奉高

旁未曉其制度濟南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

面無壁以茅葢通水水圍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

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班志泰山郡萊蕪縣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濟桑欽所言又曰琅邪郡

朱盧縣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濰有五帝祠師古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此又言出朱盧入濰將桑欽所言有異或者有二汶水平于據班志明堂在泰山奉高縣西南四里又禹貢汭于汶達于濟此明堂當在濟之汶上琅邪之汶入于濰而濰入于海

其地僻遠非立明堂處○濰音釋

上募天下死罪爲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

浮渤海僕從齊存渤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汎於海其海通爾之渤海非指渤海郡而言也左將軍荀

彘出遼東以討朝鮮 初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喻

滇王入朝滇王首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

杖未甯聽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於是上遣將軍郭昌中郎

將衛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

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

漢志益州郡去雒陽五千六百里魏晉

沒于南詔師古曰唐

南甯州昆州哀州也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是時漢滅兩越平西

南夷置初郡十七

臣瓚曰元鼎六年定南越地以為南海鬱林蒼梧合浦九真日南交趾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

以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

且以其故俗治毋賦

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

具

補註地比謂地與初郡相隣凡者以其地比近而給之

而初郡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

吏卒往誅之閒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

賦故能贖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警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帝初擊胡大司農賦稅專以奉戰士故有擅賦之法

是歲以御史中丞南陽杜周為廷尉

周外寬內深次骨

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

其治大放張湯時詔獄益多二千

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廷尉一歲至千餘章

章者諸獄告劾之書上之

延尉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
者也會獄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吏所
增加十萬餘人

元封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馬頭

雹音薄

上遣將軍趙破

奴擊車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兵
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春正月甲申封破奴爲浞野侯王恢佐破
奴擊樓蘭封恢爲浩侯

從漢侯趙破奴元鼎五年坐酎金失侯今以功復封浞野侯○浞音作

於是

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

初作角抵戲魚龍舁延之屬三百里內

皆來觀

文穎曰名此樂爲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蓋絳技樂也帥古曰魚龍者爲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

殿前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散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騰變而成龍節謂此也曼延卽西京賦所謂巨獸百尋

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

是謂曼延者也

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道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泚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復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眾萬餘持兵方渡泚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泚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泚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勁悍乘勝軍驢樓船將齊卒已嘗敗亡困辱卒皆恐將心憊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尙

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以兩將圍城乖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且以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遂亦以爲然乃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卽命左將軍麾下執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

考異曰漢書作許遂按左將軍亦以爭功相嫉乖計棄市

則武帝必以遂執樓船爲非漢書作許蓋字誤今從史記

左將軍已并兩軍卽急擊朝鮮朝鮮

相路人相韓陰

考異曰漢書陰作閻今從史記

尼谿相參將軍王峽

應劭曰戎狄不知官紀故

皆稱相

○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

峽音類

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夏尼

谿和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

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師古曰右渠之子名

長壽人先已降漢而死於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爲

樂浪臨屯元菟眞番四郡樂浪郡治朝鮮縣蓋以右渠所都爲治所也臣瓚曰茂陵警臨屯郡治東曉縣

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領十五縣元菟郡本高句驪也旣平

朝鮮併開爲郡治沃沮城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驪西北遼番郡

治營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領十五縣余據後廢臨屯眞番

二郡班志東曉縣屬樂浪營縣無所攷○番音番晉音開匣疑三

封參爲瀼清侯陰爲菽苴侯啖爲平州侯長爲幾侯最以父死

頗有功爲涅陽侯涅陽縣屬南陽郡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

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班志列口縣屬樂浪郡郭璞曰山海經列才在遼東余謂其地當列水入海之

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

班固曰元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昔箕子居朝鮮教其民以禮義
田蠶織作爲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價殺相傷以穀償相盜
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
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
信不淫辟其田野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
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
益薄今於犯禁浸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
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桴於海欲居
九夷有以也夫

秋七月膠西于王端薨

端景帝子

武都氏反分徙酒泉

杜佑曰氏者西戎別種

元封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

師古

曰同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關在

歷獨鹿鳴澤

服虔曰獨鹿山名鳴澤澤名皆

在涿郡道縣北界水

經註澤清方十五里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赦汾陰夏

陽中都死罪以下

夏大旱

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

度幕見十九卷元狩

四年希復爲寇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

求請和親漢使北地人王烏等窺匈奴烏從其俗去節入穹廬師古

穹廬師古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漢使楊信於

匈奴信剛直屈彊不可從其俗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信既見

單于說曰卽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于漢單于曰故約漢嘗遣

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

師古曰品謂等差也

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

欲反古也

反遠也

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

師古曰言遣太子爲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

也余謂匈奴蓋自謂本與漢爲隣敵之國今乃信旣歸漢又使王

令以太子爲質是其國勢削弱所餘無幾也

信旣歸漢又使王

烏往而單于復調以甘言

謂古語字

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

入漢見天子而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

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

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

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

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珠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

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

朔方以東備胡

元封五年冬上南巡狩至於盛唐

唐地理志壽州有盛唐縣蓋以古地名縣宋白曰壽州

六安縣楚之潛也在漢爲盛唐縣西十五里有盛唐山

望祀虞舜于九疑

地理志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南亦

名蒼梧山九嶷相似望而疑之故曰九疑相傳舜死於蒼梧因葬焉故望祀之

登瀛天柱山

班志瀛縣屬廣江郡天柱

山在南帝以爲南嶽唐之舒州○備音潛自尋陽浮江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沈

約曰尋陽因水名縣水南注江余據漢尋陽縣在大江之北自晉

立尋陽郡於江南之柴桑而江北尋陽之名遂晦杜佑曰漢晉尋

陽縣在江北今新蔡郡親射蛟江中獲之誦古曰蛟龍屬也郭璞

界晉溫嶠移於江南謂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如二石大瓠能吞人舳舻千里海樅陽而出李斐云舳船後

刺體處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班志樅陽縣屬江郡

宋白曰舒州桐城縣漢爲樅陽縣也梁道樅陽郡○舳音道舟二

音宗艘二登遂北至琅邪琅邪郡秦置唐爲沂州竝海所過禮祠

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太山增封甲子始祀上帝於明堂配以

高祖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師古曰計若今夏四月赦天下

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還幸甘泉郊泰畤長平烈侯衛青考

日漢武故事云大將軍四子皆不才皇后每因太子涕泣請上削其封上曰吾自知之不令皇后憂也少子竟坐奢淫誅上遺謝后通削諸子封爵各置千戶焉按青起豕象廬山廬山蓋卽廬山楊

四子無坐奢淫誅者此說妄也

雄所謂填廬山之

卷之二十一 漢紀十三

察者也師古曰臨山匈奴中山名衛青冢在茂陵東次霍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

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

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柰何左右曰于今尊貴無比于是長公主

風白皇后皇后言之上乃詔青尙平陽主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

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六

千三百戶并三子所封共二萬二百戶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斥

境乃置交趾朔方之州及冀幽并兗徐青揚荆豫益涼等州凡十

三部皆置刺史焉續漢志燕有監郡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遺

三人秩六百石古今注曰常以春分行郡郡國各遣一吏迎界上

漢舊儀曰詔書符典刺史班宣別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能否劾

理免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訟制

以彊陵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

苟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卸疑獄風厲殺人

怒則任刑喜則任寬煩擾苛暴劓戮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

妖祥北言四條二千石選道不季荷阿所受饋翼龍頭五條二千石子弟怡恃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北阿附案彙通行貨賂制損政令積漢志又曰韓州常以八月巡行郡國漢四徒考殿殿初歲盡詣京郡奏事中央但周計吏與古今注與漢晉志帝改禹貢維州曰涼州漢州曰益州又置徐州復禹貢舊號北置朔方南置交趾與制揚克得青冀幽并爲十三州春秋元命包及晉書地理志屬舉散爲冀州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疆荒則冀豐箕星散爲幽州晉北方太陰故以幽冥爲號管室流爲井州不以衝水爲號又不以恆山爲稱而云井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也五星流爲交州端也信也又云益取洸水以名焉天氏流爲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邱以立名虛危流爲青州則蓋曰正東曰青州蓋取地居少陽其色青故名率牛流爲揚州以爲江南之氣燥勁厥性輕揚亦云州界多水水波輕揚也軫星散爲荊州彌也言其氣燥彌亦曰彌也言南蠻數爲寇逆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疆常警備也又云取名於荆山曰軫星別爲豫州豫者舒也言與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參伐流爲益州益之言麗言其所在之地險麗亦曰疆廣益大

上以名臣文武欲盡

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

地

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

泛音

駟施之士古師

日斷者既著無檢局也。循者放廢不遵法度也。○既音托。施音矢。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

民有茂才異等。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元封六年冬上行幸回中。春作首山宮。應劭曰：首山在上郡，於其下立官廟也。文

穎曰：在河東蒲坂界。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救汾陰，殊死以下。漢既通

西南夷，開五郡。五郡：犍為、越嶲、沈黎、汶山、益州。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歲遣使十餘

輩出。此初郡皆閉。昆明。杜佑曰：昆明在越嶲西南，諸蠻所居。為所殺奪幣物。於是天

子救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以擊之，斬首數十萬。

後復遣使竟不得通。秋大旱蝗。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

國。元鼎二年烏孫遣使，隨張騫入謝天子。其國乃益重。漢匈奴聞烏孫與漢通，怒欲

擊之。又其甥大宛月氏之屬皆事漢。烏孫於是恐，使使願得尚漢

公主為昆弟。天子與羣臣議許之。烏孫以千匹馬往聘。漢女漢以

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往妻烏孫

江都王建易王非之子

贈送甚盛烏孫

王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以爲左夫人公主自治

宮家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

悲愁思歸自爲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

穹廬爲室兮竊爲墟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

爲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閒歲遣使者以帷帳錦繡給遺

焉昆莫曰我老欲使其孫岑娶尙公主

史記作岑娶漢書作岑陳余隸漢書岑娶者其官名

也本名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

胡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娶代立爲昆彌

烏孫建國之王曰昆莫班史云昆莫王號

也名龜騶靡後亦昆彌云類注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龜騶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騶靡彌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

後遂以昆彌爲王號是時漢使西踰葱嶺抵安息安息發使以大鳥卵及黎

野善眩人獻于漢

應劭曰大鳥卵如一二石饗師古曰加汲水漉無一二石也郭義恭廣志曰大爵頭及身兩蹄

都似桑椹舉頭高七八尺張揖文選食大麥其卵如覆卽今之騶鳥也零軒亦曰黎軒東漢爲大秦國患爲拂菻國在安息烏弋之

西隔大海眩與幻同卽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居人截馬之術皆是無常魏略曰大秦國俗善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踰十二女巧

妙非常○林音及諸小國驩潛大益車師并采蘇蠶之屬

據史記驩潛大

益在大宛西打采區治并采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西通于

凡八千二十五里○采音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西國使

迷并者汗羅音穢與菴同

更來更去天子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

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大角抵出奇戲諸怪

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

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大宛左右多蒲萄可以爲酒

附錄大宛以蒲萄爲酒富人藏

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多苜蓿

苜蓿草名○苜蓿音目宿

天馬嗜之漢使采其實以來

天子種之於離宮別觀務極望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匈奴使持單于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畱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非市畜不得騎所以然者以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是歲匈奴烏維單于死子烏師廢立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郡匈奴左方兵本直上谷以東右方兵直上都以西單于庭直代雲中今徙去而西北故左右方亦徙

元太初元年

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爲歲首故改元爲太初

冬十月上行幸泰山十一

月甲子朔日冬至祠上帝於明堂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

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

乙酉柏梁亭災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

十二月甲

午朔上親禪高里

伏犧曰高里山名在秦山下師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高里字卽爲蓬

蒿之蒿或呼爲下里者也或者既見秦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封禪卽誤以高里爲蒿里混同一事陸士衡尙不免況餘人乎今

流俗漢書本有作
高字者妄增耳

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

焉師古曰蓬萊
仙人之庭也

春上還以柏梁災故朝諸侯受計於甘泉甘泉作

諸侯邸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

作建章宮

師古曰建章宮在未央宮西俗所呼貞女樓即建章之
闕余據戾太子傳建章宮在長安城西屬同二十里上

林之地也括地志建章宮在雍州
長安縣西二十里長安故城西

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

其東則鳳闕

三輔黃圖曰鳳闕高二十五丈闕中記曰一名別風
闕以言別四方之風西京賦踰闕之內別風噴曉是

也三輔舊事曰北有闕闕高二
十丈上有銅鳳鳳故曰鳳闕也

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

虎闕

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太液索隱曰如前云中唐有贊寧元註
唐堂庭也爾雅以庭中路謂之唐西京賦前閣唐中甯望廣

深是也毛詩傳曰唐堂塗也正義曰唐是門內之路釋宮云廟中

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破史作商中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如

酒謂商中爲商廷蓋以西方之庭也數十里言廣於

苑亦西方之囿故於此置闕也雙音壁於苑音烏塗 其北治大池

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

漸臺在太液池中師古曰爲水所
漸廣故曰漸臺臣瓌曰太液池音

承陰陽津液以作池也。師古曰：太液池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附錄西京雜記云：大液池邊皆是彫胡紫萍綠節之類，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之彫胡。菰之未解葉者，謂之紫萍。菰之有首者，謂之綠節。其間泉雜，鴨子布滿，充積又多。紫萍綠節，在邊多平沙。沙上鴨，用此鴨，過鴨，鴨動，鴨成羣。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澤音託，鴨音提，拂二聲，鴨音逆。

中神山龜魚之屬。三輔故事：池北而有石，魚長三丈，高五尺，南岸有石，高三枚，長六尺。其南有玉堂。

壁門大鳥之屬。漢武故事：玉堂基與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黃

大鳥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漢官鬪疏：神明臺高五十丈，上

有神，井幹俱高五十丈也。井幹樓積木而高，爲樓若井幹之形也。

井幹者，井上之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西京賦：井幹蟠而百層。卽此。

輦道相屬焉。時天下侈靡趨末末謂工，百姓多離農畝，上

從容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

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尙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

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也。綈厚

綰也。足履革舄。革生皮也不用。采章言儉率也。以韋帶劔。但空用革而不加飾。莞蒲爲席。

莞夫也。今謂之蔥蒲。以兵木無刃。兵器用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縵無文。

縵亂絮也。內有亂絮外無文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

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

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繒罽。繒五采也。罽

宮人簪璫。瑁垂珠璣。瑁。瑁甲也。璣。珠之不圓者也。璫。音代。瑁音昧。設戲車。教馳逐。

飾文彩。玳珍怪。玳音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

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

臣之計。推甲乙之帳。帳。步夜以甲乙次第之。西域簿雲。輿造甲乙之帳。絡以隨珠和璧。天子黃翠。彼惡王几

而處。播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卻者退也。走馬者善走之馬也。示不復用。則堯舜

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木。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今

辭無此文願陛下留意察之朝侍上往往因事規諫上亦時納其言然

性好諧笑敖弄一世無所爲屈其初入長安上書曰臣少失父母

長養鬼嫂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

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陳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

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謂無宿諾也臣朔

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如麋忌

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

稱譽而所上書更浩演無窮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

其書僅然能勝之上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上

偉之令侍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騶給音代朱儒曰上

以若曹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

教曰上卽過叩頭請罪居有頃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陛下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朔對曰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數家術數之家也射覆覆物於五下而使人暗射之也置守宮孟下守宮蜥蜴也衛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七斤撈之萬杵以血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卽滅矣謂可以防閑宮人之淫遂放謂之守宮射之皆不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跛跛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卽蜥蜴上曰善賜帛十疋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謂上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

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乃覆樹上寄生令朔射

之朔曰是窶數也

窶數數器也以貧盛物數於地則以窶數焉之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漓之日著樹而生成象周

周宛似更數故謂中入亦呼寄生為窶數

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

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益下為窶數上令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暴

暴音薄

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噉噉尻益高

尻音考平聲

舍人恚曰朔詆

天子從官當乘市上問朔何故詆吾舍人對曰臣非敢詆之乃與

為隱耳上目隱云何朔曰口無毛者狗竇也噉噉噉者烏哺噉也

噉音

尻益高者鶴俛啄也

啄叶

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

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狎呬牙何謂

也

亞叶丫狎音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

盛當音承今取叶韻仍當作去聲讀

齟者齟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

廷當音定塗者漸御徑

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狝呿牙者兩大爭也

爭叶

舍人所問朔應

聲輒對變詐鏗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乃以朔爲常侍郎遂得
愛幸嘗於伏日賜從官肉大官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
官曰伏日當早歸卽懷肉而去大官奏之上以讓朔朔免冠謝上
曰先生起自賁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
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
曰使先生自賁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上以朔口諧辭給
好作問之嘗曰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
如吾邱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
遷之倫皆辯知閑達溢於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
其插齒牙樹頰胲

胲音

吐舒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脰尻

脰音

遺蛇

蛇音

其迹行步偶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又問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陛下誠得天下賢士使之在位譬若以周召爲丞相孔邱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子後卞嚴子爲衛尉卞嚴子卽卞莊子臬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臚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班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中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蘧伯玉爲太傅孔父爲詹事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則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矣上大笑朔好古愛經術多博觀外家之書未央宮前殿鐘嘗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上大怪之召朔而問焉朔對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

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耳
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上嘗幸甘泉至長
平坂有蟲盤而覆地赤如生肝頭目口鼻耳齒俱具先驅以聞上
使朔往視之還曰此蟲名怪哉上問其說對曰秦始皇拘繫無罪
眾庶怨恨咸仰首嘆曰怪哉怪哉此憤氣之所生也此必秦之獄
地不然徒作所聚處也詔按圖考之其地果秦獄也上曰何以去
之朔曰凡積憂者得酒而忘乃以酒灌之蟲即消化上曰朔之博
物至於此乎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欲求試用指意放蕩
頗復談諧故上終不用朔因著客難以自慰諭或謂朔曰上以先
生爲狂耳朔曰如朔者所謂避世於朝廷閒者也因據地而歌曰
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

慮之下

爾雅漢武故事云會稽郡送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上令於案上行召東方朔問之朔至呼短人曰巨豭汝何故忽

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因指朔謂上曰西王母種桃三千歲一結子此兒不長已三過餘之矣後西王母下出母七枚自噉二以五與上上食之以核著前母問曰用此何爲上曰此桃美欲種之耳母笑曰此桃三千年生花三千年成實人尋幾何而欲種之也朔別傳曰朔將死謂人曰知吾者惟太伍公耳朔亡後帝召太伍公問之答曰不知帝問公何能日頰善星歷帝問諸星俱在否曰諸星俱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矣帝歎曰朔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其爲歲星甚因慘然不樂者久之

班固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

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

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

過其實者以其恢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

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謂以容身

首陽爲拙柱下爲丁老子爲剛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

杜下史

爲上

詭時不逢

詭時者謂與時浮沈也與時浮沈者每欲逢迎人主而朔又不求其逢也

其滑稽之雄乎

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

箕子叙大廿九章而

五紀明歷法故自古以來創業改制咸正歷紀

宜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

爲宜用夏正

漢初用秦正以建亥之月爲歲首夏五月詔卿壺遂等首夏正以建寅之月爲歲首

夏五月詔卿壺遂遷等

共造漢太初歷以五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

時議者謂漢以土德王土色黃而數

五以上黃而用五張晏曰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用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

定官名協

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後世光祿勳大鴻臚大司

農執金吾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皆是歲所改也

匈奴兒單于

好殺伐國人不安又有天災畜多死左大都尉使人開告漢曰我

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卽兵來迎我我卽發上乃遣因杆將軍公孫

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

服虔曰因杆匈奴地名因所征以爲將軍之名受降城在居延北○杆音于

秋八月上行幸安定

元龍二年置安定郡涼州唐爲原會涇州

漢使入西域者

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

張晏曰貳師大宛城名

匿不可與漢使天子使壯士

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與其羣臣謀曰漢去我遠而

鹽水中數敗

服虔曰鹽水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卽今敦煌西北惡磧者也數有敗

言每自死亡也孔安詳曰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

裴矩西域記曰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

或砂磧之地道路不可準惟以人畜骸骨爲標驗嘗有人于磧內

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十百人同行驕息之聞忽有

教人不知所在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

師古曰言近道之處無城郭之居也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

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柰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可予

謂妄發言以詭言之宛貴人怒曰

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

謂妄發言以詭言之且椎破金馬而去也

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

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
千人激弩射之可盡虜矣天子嘗使浞野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
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師古曰欲乃拜李夫人兄廣
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
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
使導軍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哆音多

臣光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爲非
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生
死繫焉苟爲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徵幸咫尺之功藉以爲名而
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爲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
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

中尉王溫舒坐爲姦利罪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白坐
化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爲曰帝改得中令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溫

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論古曰溫舒與兄弟同三族而兩妻各一故曰五族也

關東蝗大

起飛西至燉煌

燉煌郡屬涼州唐瓜州沙州地

是歲帝又改定儀禮詔曰蓋受

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
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
閔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

太初二年春正月戊申牧邱恬侯石慶薨 閏月丁丑以太僕

公孫賀爲丞相封萬繹侯

賀始以功封南齊侯元鼎五年坐爵時金免今以爲相封萬繹侯○齊音他

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宏後丞相比坐事死

元狩五年丞相李蔡有罪自殺

元鼎二年丞相莊青翟自殺五年丞相趙周下獄死

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賀引拜爲

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

從是殆矣

三月上行幸河東

河東郡屬司隸三河之一也唐蒲晉解州地

祠后土

夏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秋蝗

貳師將軍之西也既過鹽

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肉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

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

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李哆趙始成等

哆音侈世宗詿差五重

計至郁成

尙不能舉況至其王祁乎引兵而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

上書言道遠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

解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

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

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

趙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

曰凌稽山在武成縣北匈奴常以爲障蔽余據
史何奴中有東西凌稽東凌稽山在龍駒水上
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泥野侯泥野侯行捕
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入萬騎圍之泥野
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開捕生得泥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
而誅莫相勸歸者軍遂沒於匈奴兒單于大喜因遣奇兵攻受降
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 冬十二月兒寬卒

〔記〕太初三年春正月膠東太守廷廣爲御史大夫

膠東郡屬青州
唐入青萊州界

廷廣史
述其姓

上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皆無驗令祠官禮東泰山

山在琅琊郡
朱虛縣界

夏四月還脩封泰山禪石閣

應劭曰石閣在泰山下
比南方方土以爲仙人

之 匈奴兒單于死子年少匈奴立其季父右賢王响犁湖爲單

于响音鋤
又音吁

上遣光祿勳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

史記正義曰
即五原郡

林寨也在勝州榆

遼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西北至廬胸

晉灼曰地里志

從五原獨陽縣北出石門障即得所築城師古曰廬胸山名杜佑

曰廬胸在勝州銀城縣北猶謂之光祿塞銀城漢園陰驛地○楊

音固圓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伉音坑使彊弩都

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班志居延澤在張掖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爲盧沙括地志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

北六十四里甘州在長安

秋匈奴大人定襄雲中定襄雲中二郡屬并州殺

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又使右

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軍正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

師古曰擊救者擊雖陵

匈奴以救漢人

是歲睢陵侯張昌坐爲太常乏祠國除雖陵

臨淮郡師古曰乏雖陵

祠廟事有闕也

初高祖封功臣爲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

之餘大城名都民大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大侯不過萬

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

存爰及苗裔

運劬日月符之誓國家改使功臣傳祚無窮也帶衣帶也屬砥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馬石

言如帶屬國猶永存以及後世之子孫也

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及高后時盡

差第列侯位次藏諸宗廟副在有司

如古曰副貳也其列侯功籍已藏於宗廟副貳之末又在

有

司逮文景四五世閒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

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見侯裁

四人

鄧族蕭族成繆族鄧世宗冷陽侯鄧石封并睦陵族張昌爲四人耳

陶亦少密焉

漢既亡促

野之兵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

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

苦漢使

師古曰輪臺亦國名余按輪臺在車師西千餘里又西卽大宛

爲外國笑乃按言伐宛尤

不使者鄧光等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

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二萬匹驢橐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

設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

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

師古曰空孔也徒其城下水者令從它道流不

道其城也空以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再敘其事也一日既徙其水不令於城下流而因其舊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余謂此書遣水工將以徙水穴城也下者決水原攻城正行其初計耳非再敘其事也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備酒泉

班志居延縣屬張掖郡休屠縣屬武威郡

而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壻賈人故

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爲兵及載糒給貳師音

避敗

二營轉車人徒相連屬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

師古曰營猶便

也一人爲執馬校尉一人爲驅馬校尉

備被宛擲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

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

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

兵走入係其城貳師欲攻都成城恐畱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

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

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毋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

解卽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王其外城

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爲將而勇者名煎靡宛大恐走人城中持

王毋寡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

漢軍食卽不聽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

外與漢軍戰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尙盛不敢進貳師

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尙多計以爲來誅首惡者

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

漢兵必矣乃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

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賣人

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與盟而罷兵

昧音末蔡音察

初貳帥起

燉煌西

起發也謂發燉煌而西也

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將千餘人

別至郁成郁成王擊滅之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

官桀往攻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

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貳師上邽騎士趙弟恐失郁

成王

邽志上邽縣屬隴西郡故邽戎邑也

拔劍擊斬其首追及貳師

康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來至京師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

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爲質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

餘匹後行

既還燉煌而再出師故日後行

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

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眾天子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下詔封

李廣利爲海西侯

班志海西縣屬東海郡

封趙弟爲新時侯以上官桀爲少

府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

千餘人齎行者官過其望

孟康曰齎退也自樂而行者

以謫過行皆黜其勞古

日言以罪謫而行者免其所犯不敘其勞

士卒賜直四萬錢備古曰或以它財物亢之故云直

匈奴聞

貳師征大宛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常卽遣騎因樓蘭侯漢使後

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捕得生口知狀以

聞上詔文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

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

侯司匈奴

司讀日伺

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

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

得職者不失其職也

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

亭而輪臺渠犁

渠犁在輪臺東南與日未接南與精絕接

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

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後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說使我國
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侍於
漢漢因使賂賜以鎮撫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 秋起

明光宮

三輔黃圖明光宮在長樂宮後南與長樂宮相聯屬北通桂宮

冬上行幸回中匈奴响

犁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爲單于

嬰音提

天子欲

因伐宛之威遂因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

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

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讐

也襄公之九世祖爲紀侯所譜而烹殺于周故義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讐乎曰雖百世可也

且鞮侯單于初

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

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且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

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爲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大夫仍叔所作以美宣王遇

早災修德勸政而能致
雨故依以爲年號也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

東祠后土

附錄別史云帝行幸河東作秋風露思賢也其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藎有秀兮菊有芳

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讀鼓鳴兮
發鼙鼓徵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健時崇老何按唐書帝紀武帝之
幸河東者凡四而皆在春三月未嘗有在秋者不知秋風
之威何因而發但以涼老之嗟當非壯年故附錄於此

上嘉

匈奴單于之義遣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置在漢者因厚賂單于

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

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

爲使之吏若今之
差人充使典矣

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

會緜王與長水虞常等

緜王者匈奴渾邪王姊子與渾邪王俱降漢後陷混野侯沒匈奴中虞常蓋亦先沒

於匈奴者

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衛律

者父故長水胡人律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於匈奴

使還會延年坐弟季與中人亂被收律聞之遂亡降匈奴

考異曰延年傳

云誅延年兄弟宗族按是後李廣利尙單于愛之與謀國事立爲

爲將帥蓋止

誅延年及弟季妻子耳

單于愛之與謀國事立爲

丁靈王

魏略曰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廷接習水七千里匈奴蓋以丁靈王封衛律耳

虞常在漢時素與

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

之吾母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

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

于子弟發兵與戰緜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

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

負國欲自殺勝惠其止之虞常果引張勝

見犯言被匈奴殺犯然後乃死是爲更負漢國

故欲先自殺

而勝惠止之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皆曰卽謀

單于何以復加

臣瓚曰左伊秩皆胡官之號余據匈奴傳呼韓邪之敗其右伊秩皆王使之降漢則此乃胡王之號

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

自以婦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熅

火

古曰熅謂聚火無餘者也
燧音韻又音燧又音溫

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

半日復息惠等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
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欲降之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
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
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
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
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
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
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
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且單于信

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關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
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
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
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
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
徙武北海無人處使收羝乳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
置他所 天雨白雉師古曰雉毛之彙曲者爲考按漢書五行志是月所雨者乃白毛至八月乃雨白雉耳京
房易傳曰前樂獲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 夏大旱 五月赦天
人進賢人逃天雨毛○雉音毛又音雞
下 發譴戍屯五原五原郡屬并州括地志屬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 浞野侯
趙破奴自匈奴亡歸 是歲濟南太守王卿爲御史大夫濟南郡屬青州

唐淄青
青州地

壬子天漢二年春上行幸東海

東海郡屬徐州唐乃海州地

還幸回中

夏五月

遣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

晉灼曰天山在西域

遊諸類國去長安八千里師古曰即新連山也匈奴謂天曰新連

河西舊事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括地志天山一名白山

今名折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長安西北四千四

百一十六里余據唐志祈連山在甘肅張掖縣與天山似是兩處

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聞貳師將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

者多假司馬隴西趙充國

隴西郡屬涼州唐河渭峽州地

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

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

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

充國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漢復

使因杆將軍敖出西河

西河郡屬并州

與彊弩都尉路博德會涿涂山

漢

作涿那山在高闕塞北千餘

里

○涂音邪又有徒除二百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爲侍中善騎

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

魏志騎都尉比二千石甘佐曰奉車都尉

馬都尉騎都尉並漢武帝置東晉省奉車騎都尉惟魏朝馬向主者為之

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

丹陽秦輔

郡地元封二年更名丹陽屬揚州唐宜欽地昇薛州之地

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

奴上詔陵欲使為貳師將韜重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

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

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昔發軍多無

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眾步兵五千入涉單于庭上

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

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

出而教博德上誓乃詔博德引兵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

出遮虜障

遮虜障在張掖居延縣路博德所築括地志漢居延故城在甘州張掖縣之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遮虜障

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

班志 犂犂龍勒縣有龍勒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潏民田蓋其下流北至浚稽

山徘徊觀處卽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士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

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

補註居延本匈奴地漢置居延縣故城在陝西行都

司甘州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

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悅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

值騎可三萬圍陵軍居兩山閒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

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

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

如灌曰手對戰也

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

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

攻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

輒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虜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

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

卒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劔斬之明日復馘斬首三千餘級引兵

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師古曰葭節葦也葦名曰初生爲葭長大

爲葦成則名爲葦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師古曰葦燒則水不得而燃及也

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

步圍樹木閉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離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乘

其一臂也顏父曰皆無此理蓋如今之合蟬或併兩弩共一弦之類余據魏氏春秋諸葛亮損益連弩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

矢似發今之刻車弩補弩蓋亦損益連弩而爲之難不能三單于

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

近寨得無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余據匈奴之官有左右當戶

竹攝於凡二十四長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

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尙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
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

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

續漢志凡領軍皆有部曲部有校尉部下有曲

曲有部

候一人亡降匈奴且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校

尉成安侯韓延年

韓延年以父千秋死南越封事見上卷元鼎五年

各八百人爲前行以

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卽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

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居谷中虜在山上

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

漢書

作百五十萬矢皆盡

○觀音提卽棄車去士尙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

持尺刀入陁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

師古曰言放石以投士人因山隅而下也

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

限于耳

備古曰言一身獨取也

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

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我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嘆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

備古曰兵即謂矢及矛戟之屬也

天明坐受縛矣各烏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

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片冰

備古曰時冬寒有冰持之以備渴也

期至遮虜障者

相待

與軍士期有先至遮虜障者

夜半聞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

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而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

史記正義曰遮虜障北百八十里直居延西北長老相傳云是李陵戰處

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

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

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

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

隨而媒孽其短

孟康曰媒酒教孽也謂釀成其罪也師古曰孟

為媒者趙越和合得成酒

說也是也齊人名趙餅曰媒賈公彥曰齊人名趙餅

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

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

文穎曰拳弓弩 冒白刃北首爭

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

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

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

如腐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勢

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張弮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

生奸詐

帝意既悔追思前事以為陵當發出塞之時方可詔博德

繼其後以迎陵軍乃於陵未行之時預詔之使博德羞為

陵後雖得生奸詐上奏而逢令博德別出西河使陵軍無救也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司馬

遷者馮翊陽夏人也

夏音賈

其父談爲太史令將死執遷手而泣曰

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

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

文子甚懼焉子死爾必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遷流

涕受命後三歲繼父爲太史令乃紉史記石室金縢之書

紉音抽續與既

同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予

之罪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維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

也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

武紀己未十月獲麟收元元序道以爲述事之端猶春秋止於獲麟也故

曰至麟止言至獲麟而止也然遷紀事實盡於太初不止獲麟也

爲本紀十二篇世表年表月表

十篇禮書樂書律書歷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凡百三十篇五十二篇六千五百字然其中多感憤之言益自傷其陷罪時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故其報任安書略曰禍莫憐於欲利憐惟

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詎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願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繼之辱哉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侖明者非常之人稱焉揚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膾腳兵法

修列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之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邇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阨困蕃辭彭城過梁楚以歸故其文雄奇逸宕獨擅千古

蕃音皮

班固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

錄

同上繼唐堯下訖秦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

帝顛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邱明
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
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竝爭
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
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乎大漢
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
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閒斯
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
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
蔽也然白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
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

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

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已志信不謬

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

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國二千石爲治者大抵多酷暴

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邑取庫兵

漢郡

庫兵國各有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小羣以百數掠鹵鄉

里者不可勝數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

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

以興擊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斬首大郡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

食當連坐者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

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

應劭曰沈沒也故設

匪盜賊者沒其命也孟康曰沈藏
匪也命亡迷也師古曰慮說是

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
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

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亦使其不言師古曰

賊府亦併坐故師古曰故盜賊寔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十一月

詔關都尉曰今豪傑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查是時暴

勝之為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震州郡至勃海勃

郡屬渤海高祖置師古曰在勃海聞郡人傳不疑賢請與相見不

疑冠進賢冠帶欄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

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

勝之聞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師

日履不着跟曰躡履謂納履師未正史之而行○躡音徒

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

蔡公子舊矣

公子勝之字

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

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且問當

世所宜行至昏夜罷去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

驚駭及還表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爲青州刺史濟南王賀亦爲繡

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

魏郡高帝置屬冀州唐爲相魏屬衛州地

多所縱捨以奉使不

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爲王氏子孫以外戚募張本

是歲以匈奴降者介和王成媿爲開陵侯

班志開陵

侯國屬臨淮郡

將樓蘭國兵擊車師匈奴遣石賢王將數萬騎

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守北軍軍正丞胡建斬其監軍御史建貧

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

爲奸貨北軍壘垣以爲置區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

有所誅吾言取則取之吾言斬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日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無以帥先士大夫允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虜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子用法疑執事不諉上

丞屬軍正斬御史于法有疑諉累也

言執事者見法即行

臣謹以斬味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

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

或蓄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蓄致民志也
建又何疑焉建由是顯名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一終